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弇州續稿卷三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序

憲副定山袁公七十壽序

當嘉靖中公為禮部郎而余以通家子得侍公邸公抑行而與之為爾汝交戊申之正月十四日公誕辰也暝

色歛矣公折簡召余至邸舍時陳水部子兼以他事不至獨余兩人對飲籩豆落落數之不能至十街鼓動張尚寶有功闖而入以一炬置余坐下欲以見驚不能則拉余至有功賜第華燈滿堂酒徒接席不能識其人調嘲歌呼捲白暢飲夜分不得醉余三人乘興踏月至張祠部先生所祠部亦余丈人行也宴客甫散相與大噱呼酒幾質明而後散自是或過公或過有功或過子兼而三君子者亦時時過余已而有功謫子兼分司通州

尋視蜀學政而公以久次出守荆州遂星散矣公之入自越州司理司理時甫踰冠而出以荆州州則僅踰立矣讞斷治賦前後𤰞然為天下最而荆州之政於調悍王撫勊民有深愛焉島寇方繹騷温處沿海諸郡縣公以才選飭兵其地至則益治戈船訓組練曰不盡敵不止士氣甫振而公以繩墨吏過嚴為所中歸公之歸猶未踰强仕天下之持議者皆為公不平而公固怡然意自若也治室於西山以奉二尊人頗有園池竹木之樂尋

移止郡中室不取華苟完而已衣食不取豐足口體而已客至必留留則命博飛巨羅不復辨賓主絶口不談故時吏治與所以見中之故郡邑歲時旅見無所居間葢三十年如一日也間謂余燕中故知無復存者獨吾兩人若長庚之配殘月且謬長於若七歲餘日之幾何乃築壙於某山之麓衣以松栢桐檟俾余為誌若銘而刻之珉石其刻頗已行世而所謂松栢桐檟者離稚而蒼至拱把矣而公尚無恙嘉平之月偶過公公曰上元

夫人前一夕而抱送者七十年矣若豈有意乎哉余因舉戊申前事公憮然曰不記也相與屈指為戊子凡歷四戊乃前語公荆越之德政津津猶在人口今貴矣然而不為極也安矣然而不為饒也有賢子孫矣然而不為顯也公且恬然於寂寞之鄉而無然歆羡無然畔援天之所以報之寧有涯哉公曰快乎子之言異哉吾所聞世乃有先誌銘而後頌祝者余更前語曰未也壙之石且泐松柏桐檟之自拱把而合抱而公之朱顏綠瞳

猶若故余之頌祝猶若新也繇是而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安能以地下之辭難我公忻然而笑曰請舉子之觴

吳母林太孺人六十壽敘

余友潘文徵王念之時時過余稱吳母林太孺人之賢也太孺人者衛裨帥林侯女也笄而歸光禄丞吳君當是時吳君有父曰布衣公富至傾里而性儉節不善事里貴人起大獄中之且論報而布衣公猶嘆唶不肯解槖中裝也太孺人謂光禄君公少而見苦為生難故重

棄財子不覩陶朱公之長子乎一不忍棄千金至立殺其弟夫弟猶小緩耳而子尚可緩而父乎妾請爲子具槖於是悉出其槖藏至簪珥釧珮衫襦之類皆以充貲光祿君藉而南北走京輦謁臺司白見公寃狀尚猶以公富難之俾賦鍰二萬金而後釋於是布衣公得釋則四壁立矣意鬱鬱不樂太孺人進曰毋以爲也公第如初筴兒請任其詳於是公稍稍振久之竟用寬樂終蓋布衣公終而所遺媵侍不爲少太孺人跡其少者問曰

能守乎曰不能則為擇配而嫁之其能守者則曰若奉我先公敢以薄繼乎大寛其衣食油油然至白首無間也光禄君之儉節不異布衣公獨其為人周慎而謙和跬武之外鮮違聲拂色以故其業益饒貲用不加廣而無一朝患皆太孺人相之也太孺人恒謂吾待夫子可以寡意外矣及光禄君之啓手足而後以太孺人知言也太孺人茹荼而撫令太學孟起悲苦萬狀然不敢不忍息而終光禄君托既除服隂察太學之負荷也與婦

季之精計算也舉外政授之太學内政授之婦季而治一佛廬於寢舍之後時時屏處焉心精内觀以求所謂淨土者時海寧之佛殿圮與余有事於比邱明因太孺人首捐百金助之而顧太學毋以我為德也他道途橋梁之平治指可屈矣戚黨族屬不啻九里之潤大逾勝布衣公光禄君時太學豐碩明慧工制科業兼能古文辭好客客恒滿坐又性廓落喜施客之能言太學者必歸太孺人以為義方之誨成之也然太孺人實温温令

善旦夕太學率婦李與諸孫朝於太孺人時時出酒炙相慰勞太和之氣相蒸煦於闈第間有餘懽矣余之悉太孺人殆甚於二君子獨於戊子滿六袠而上元之前日為太孺人誕辰則未之知也二君子肅然而來請敘以壽太孺人余竊謂太孺人之智善因時者也布衣公約則約光祿君約則約至太學舒則亦舒然約而能悉稟以出布衣公於獄則孝之本矣舒而不事耳目口體之好以其羨作佛事廣施舍而不佳色則仁之用矣孝

以為本仁以為用博厚髙明悠久無疆寧可涯哉二君姑以余言致之太學為太孺人祝必且曰敬舉二君之觴不佞愈有光矣

松江太守喻邦相先生五十序

喻邦相先生守括蒼時其太公業八十而就養郡邸甚壯當是時郡丞俞君某司理周元孚馳書弇中乞言以壽而先生之客曹子念者尤迫欲得余言余故善先生而嚴太公不獲已以文授二君子而以詩歌授子念先

生前後貽書稱謝辭甚脩亡何先生用括蒼守高第移治雲間雲間所隸屬邑不能當括蒼半而户口財賦訟獄之類什倍之會久闕守廢案山積胥吏指以數千萬計靡不蠹食其中相顧而窺先生先生坐堂皇吏以次奉牘上其急者立決緩者唾而下之曰是嘗我也後必痛扶汝蓋不三日而山積者若掃矣乃以其間延接鄉薦紳大夫已而台諸生逢掖詢問先後政術失得傍及經術藝文咸飽意去即有所陳説不能有加於先生而

至於鄉三老田吏市魁之屬以役見者先生無不攬納其所疾苦便利不待絜立晳有所答往往出意表既罷出咸吐舌曰喻使君神人哉蓋余卧弇中去雲間百里而遥謳吟頌歌之聲日接於耳蓋嘗以間過弇不佞從容謂曰民之就溝壑者俛半矣而吾郡邑之守長未有以慰藉也雲間計安出先生慨然而起曰命之矣損有餘補不足此之謂權歸而手敎下三邑曰太守敬問賢公卿大夫及富人良家子天降割於我民禾黍之地滙

為巨浸者五月餘矣天子幸加惠賜租其為諸君擅南畝者良厚然不能逮單赤太守問之庾庾無見粟問之庫庫無見錢欲捐祿甚薄不能活百人命諸君幸有餘即量資力而捐之上縣官以贍飢者太守力能得之上賜男爵立棹楔唯意所願欲不然而弱者骨壯者從其又壯者揭竿而從萑苻之後諸君獨能偃然長有資蓄乎即不然亦誰與為傭耕力作者於是咸鼓舞樂輸恐後不彌月而得金錢二萬餘米數千石以次給散所

全活萬計先生夷然不自有其伐而會薦紳中有當而悔者或以他事不便者頗孽先生先生笑曰彼豈以余重去郡哉謂童子束一車裝旦夕發矣然而先生廉竟不能孽也子念走之白下謂喻先生今五十矣吾鄉者乞君文以壽其尊太公為二君子所奪今者以壽先生二君子不能奪也故嘗以謂喻先生先生逡巡謝不敢跡太公然似欲得君言而快者君將若何夫余之善喻先生寧後子念哉先生好讀詩若文意不可一世士顧

獨折節推念其欲得余言而快固當夫唐世之詩稱鉅麗者高常侍其一焉然至五十而詩始成中歳脱簿尉始辭篚楚及其刺蜀州則已晚矣故其詩曰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傷遲暮也漢有朱翁子者五十始一遇為會稽守故嘗讀書有文章然不聞其能與相如馬遷下上雖一策勛東越然不能收循吏之蹟如渤海頴川喻先生三十而詩成四十而文成五十而連典大郡全活黔首以萬計彼二賢者不瞠乎後哉為我

謝喻先生出而治吏民勿稱倦入而侍太公觴勿稱老毋若李孝貞之言宦情文思遒盡者彼殆趙孟偷也勉旃天子之璽書賜金繒幣且屢下矣苟以語太公千秋之業當更有躍然者

佳山吳鴻臚七十壽序

吳先生者歙之賢士人也歙俗貴姓而吳最甲吳譜以十數溪南最甲溪南之吳其顯者以十數先生最甲諸稱甲者或以貴或以富先生之甲不盡以貴富而以賢

先生之賢自其父處士公始也處士公繇徒步起家擅
桑孔之算累帑埒素封先生脩其業而息之積纖叢鉅
至殷殷陳陳不可貲數然皆能以義裒其入出時時有
所施舍故吳氏之甲不專富而先生尤善以文飾之既
成進士業游太學躬春秋經不售歸而棄去與其從父
別駕若虛從兄近龍海陽陳山人達甫為文字游三君
子皆博學砥行長者内嚴先生不敢以年行加之先生
顧獨用年行遜挹三君子然以間薦其切劘三君子懽

然受之無所不靡先生好習理性言自六經外於濂洛
亡所不精詣而近代獨服膺薛氏河汾之學以是得明
經術聲而故學使者黄安公下有司用幣焉俾聘入丙
舍聽講先生第以一奏記詣御史門辭謝弗任而已中
間嘗從吏部選人得大鴻臚之屬丞珮玉御繡以與臺
瑣接武於黼扆之間其儔相與豔稱之而先生夷然不
屑也上書自免歸日侍處士公几杖暇則與二三子談
道於大郭之陽於是人乃知先生之以吳氏甲者果亦

不在貴相率而推先生之賢而先生今年七十矣其子孝廉諸生某上書數千言自通於不佞俾其友梁生某介而請曰吾父業七十意不得兩司馬之一言不稱為七十不穀為子而不得兩司馬之一言不稱為人子不穀居恒念當漢武時汲鄭程卓之徒遇兩司馬而不知所以為其親及身者以為恨今兹幸而復得兩司馬且也左司馬同里闕之倖有成言矣敢藉手以干右司馬左司馬者汪伯玉也余笑謝曰左司馬言之余復何贅

夫漢之兩司馬以氏也今茲以官也梁生曰古者官爲氏余諾而未敢屬草也居一年而徵之先生之里人信又會適當其期迺次以授梁生曰爲我謝吳先生而先處士公九十而猶齧決策踶以雄於里先生尚少於公二十年所視處士公何若吾聞之歛而不散者以治家非誼也然於身則饒散而不歛者以治身非法也然於家則宜先生能兼采之乎遲之更二十年請以處士公之觴觴先生

壽郡牧林方渠翁九十三序

閩自明興二百餘年休養生息其姓日以蕃而獨林為最著林之貴至祖父子孫昆弟蟬起科第而又多壽考若文安貞肅之類其貴以八座為恒調而壽以八袠為小年然所謂林者地不必出一郡望不必出一族而其最壽考者曰福之南安公享年百有四臺使為之建百歲坊而其子少司徒應亮歸侍養亦八十餘父子華髮相隱映金紫冠蓋出入所目屬其次則興之衡州公

衡州公者學士大夫所稱為方渠先生者也年九十三矣而步履視聽愈矍鑠七箸益進有子曰雷州守民止余故與雷州君善因以得悉衡州公公之成進士而令樂清也輕徭稅省刑罰一切為近民之政而方於事上御史行部至樂清頤指事竣且游雁蕩公歸驚曰御史乃游雁蕩耶不為治供帳而御史所詰問邑政亡不井井者乃更謝而心奇之治行冠兩浙以高第徵顧偟得比部郎公大相張文忠公所取士也而又用隣壞故習

識公公旅謁張公值選部郎劉在坐張公指謂曰林吾比封令甚材之奈何以常調相待選部郎面赤唯唯人或謂公一詣劉可得志也公竟不詣劉亦不謝張公而會上有所不悦於昭聖壬人乘間摘其弟建昌侯不法事當公曹公與曹長奏牘稍欲直其寃觸上怒遂得杖而謫佐吾太倉州守時余童子時徼聞父老言公之宜民也未幾遷肇慶同守督撫時用兵五指山檄公監之兵驕甚方縱剽公至而不出迎乃縛其長送之

臺一軍服栗已又監征八寨兵前後皆捷事聞預綵幣之賞臺薦屢上公始復入為比部員外郎未幾而衡州之命下矣公守衡復有異政勸耕息訟脩文教裁武鬪一時翕然庶幾文翁蜀郡龔渤海之風會有麻陽役公選厲精卒得二千人付郡尉將之跳盪衝鬪所至無衝鋒臺具以公功聞上而會承王母憂歸既服除遂不復出蓋栖遲山澤者垂四十年所還往皆三老布衣交漿酒藿肉談笑從容竟日然絶口不言縣官事問所居官治

行亦不荅盖公仕宦之日少未嘗少挫折其志而屈其節震盪百變畏險萬途而吾之天固自如至林居之日則長矣然未嘗以世念世味汨之宜其視履考祥之元吉如是也吾聞公之里有弟與兄爭産而辟者懼且得罪以百金夜為公壽公語之曰若所爭者計百金耳胡不損之以與而兄而兄必喜訟可解也弟如公教訟立解兄弟懽然如初人謂公廉可幾也能以廉化人為孝弟不可幾也當雷州君之守南司徒郎時時過從語及

公未嘗不泣然深思也曰不穀有弟民止在北司徒屬而老人獨里處不穀姑請告以奉朝夕如何余告雷州君若歸而有以慰老人則可老人不欲若歸是以歸失老人意也且老人雖大耋而五官之用甚壯匕箸日益是必且登南安公之年而進之君亦自司徒屬而為少司徒始用司徒公例歸養不亦快哉當司徒公之歸養有子如楚為學憲而君之弟仕而資歷約略亦如君閩之林其壽考福澤寧有加於二牧者哉蓋余與雷州君

語之明年而君來乞文以壽公因次而授之如右

壽大叅從野彭先生序

余少則聞憲孝時大司寇彭惠安公之賢也其褆身必端而後順應其持論必大體而後責治辦其所履官必先宗社生民而後及祿當弘治初仕至八座尊顯矣一旦有所不合即乞身歸而王端毅公為太宰力欲留之而不可得然其時縣官亦不甚急公以故公得竟完其身名使天下後世無纖芥憾於公而不能無遺憾於

世公去今餘百年閭之人談公凜凜猶若有生色第公之後人鮮能樹功名自顯見而從子忍庵公以文行為學使者忍庵公子定軒公以廉節長鹾運差不隤其家聲長運公之子從野公則公之從曾孫也從野公弱冠登賢書以母老司諭黔邑慨然慕惠安公之為人不緣小官沮既成進士出令廣之揭陽公甫至而島寇來圍迫城謂公書生易下耳公先吏士挺身睥睨間與最下者分甘苦寇知不可犯乃遁去邑人有亡賴者涅其胷

文曰天地神人主以此惑衆乘閒且發公掩捕得而杖殺之餘黨股栗立解時宅寇犯破公鄉郡有嫡母八十餘在圍中公哭曰旦暮人耳安能免即解印綬歸行求得母屍以葬匍匐委頓哀感行路五服之内中寇者凡二十餘人皆收而衣食之當公之去揭陽卒卒不暇為名而其人感公至三載立祠生祀公矣自是公郎司農署出治潞河天津倉民感其澤脫韡袍寘戟門入領署篆大司農倚之若左右臂出守廣西之桂林釐其㢘劾

而衽席之折伏黠藩之豪氣喋莫敢吐入覲治行冠其省遂進其省按察副使以至叅政時議大征八寨猺幕府問計公曰若借以錣其鋭止弗剽易耳欲因以為功非所預聞也幕府矍然稱善檄公紀功一切聽進止而公故折伏諸藩豪而其王以葬其母妃擅役廣西民且盡斂其竹木公勒停之王賈諸豪故謠詠公欲以為閱端公嶷然不動乃已而徼中公以它事竟得白簡去矣公名位雖不如惠安公其去不以大臣體亦少亞公而

名節之砥礪政治之卓犖仍孫之於鼻祖不啻箕裘爾也且公乞身於甫艾時山川之所抒發朝夕之所共養所以愉志而適體者與惠安公絜短論長寧至大徑庭哉公與余弟故太常敬美同年而余少長於公二歲公有八子多廩學宫而其穎者在公車在公車者名某來乞余言為公壽余既舉惠安公事語之且謂商之時有賢大夫鏗者善營衛之術歷七百年而遁於流沙公豈其苗裔耶營衛吾所不敢知語云仁者壽仁固公所自

有也亦何俟乎余之祝

太宰五臺陸公七十敘

萬歷十七年己丑臘月南太宰陸公上書致其事詔謂公老成端亮清望素著强留之不聽歸無何為十八年庚寅公壽七十矣二月朔為公懸弧之旦而公之鄉卿士庶尹若而人以不佞之習公也與公之私不佞言也徵辭以侑百歲之觴不佞於公通家兄弟也先人大司馬從公之皇考贈少宰公第於辛丑不佞貞嗣從公

第於丁未而仲氏太常敬美則與公仲學憲君偕已未第焉蓋世世講通家禮其悉公無論雖然使我更僕而數之寧有如上之所稱老成端亮清望素著者乎夫不佞之托交於公者四十四年矣而僅能得其事者何說也公之成進士也分宜相時當國匿其險而欲以虛名籠罩天下士公醜之而宗人大帥某其權亞分宜復借公為重公逡巡從選人格得邑令去既政成當徵備臺諫而復避遠之僅得南散曹去分宜之客尚書趙以

兵事見幸上出南討陽浮慕公辟之帷幄而公時時以正誼格之彼不能有所加於公公亦不為之下及大帥逝客趙斥分宜久之乃敗公始徐徐出緜祠部郎遷考功以至選部時太師徐文貞公代當國盡草其故而虛心以聽公公益得發舒郎祠部秉禮以抗中貴人郎考功文選壹志以塞諸倖竇其所登進巖穴及沈抑在下者必天下之所稱賢長者也所抑詘必天下之所詆以陂陋不齒者也不然則其有隐德陰攷而偶未露者

也公信心自是積久而文貞公不能無少齟齬見中忌者以歸未幾而文貞公亦罷政公往來雲間里與文貞公下上議論毋少讓及用事者與悍相比而傾郄於文貞公起大獄窅之子姓就縶餘皆鳥獸散不能名門下一客而公獨竭心力百方居間毋少匿諱及事解文貞公乃歎曰吾愧與繩吾愧與繩當公之在郎署時與江陵公石交諸所以相磨礪有國士風拜相之初蔚然重矣而公尚憂其汰以書時時風之及入為少司空而江

陵公之汰可知也公侃侃力諍至面兩赤而不已卒拂
衣歸及再起少宰而言者据江陵之短至欲加反逆法
赤其族下廷臣議公毅然曰江陵權臣也非逆臣也且
使端揆之地而汙此名何以示後當是時公卿之有遠
識者皆心服公而不能快甘心者之意公又拂衣歸公
自成進士以至於今凡四蹟起矣而松柏之操與薑桂
之性如故公之急人也若己而其急人之究也甚於究
己其所是即讐弗避也戚與大臣弗避也其所非即戚

與大臣弗諱也公性廉無所取而又好施合五服之内外取資若困廩而徽信浮屠法嵗之出往往與衲子僧廬共之以故恒不給而少牢公之産半挫公夷然不屑也嗟乎上何暇習公事顧其華衮之褒所云老成端亮清德此四者有一之不脗合乎否也聞公且復上書以年至請夫上之知公至矣而公之所以報上者當遽恝然已耶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黄耇又申之曰黄耇鮐背以引以翼然則上之所祈於黄耇者祈其

引翼也公毋遽言去其強精神加匕箸上旦夕名公矣或謂不佞貞子少於公五歲且上書力以骸骨請胡不以巳為公鵠而強留之不佞生平在毀譽間老而尚不免宜去公目烱烱然齧決如少壯而余舌枯而齒墮盡宜去公留一日為縣官益一日余留且負恩宜去是故余不敢以我之去擬公亦不敢以公之留擬我而姑敘其所見如此

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壽叙

當萬歷庚辰吳興潘公以御史大夫治南北漕河告成而天子嘉之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當是時河工諸使者郎曹監司而下若干人走不佞弇中乞言以叙公之績甚詳而公時年六十矣公之姻吳詹簿者復乞余言以薦堂上之觴而公自是遷大司馬叅贊留務入為大司寇謂且行相事而以持法失言路指歸卧菰城里中歳己丑河以不時潰漕道數梗天子思公功即家復拜御史大夫仍故節治之公念以身備大臣受

恩重不敢以筋力辭即日馳之官偕其僚屬名見吏民
摹畫指撝數百千里上下若燭照鑑晳莫敢支吾不旬
日而赴工不浹歲而報竣天子益大嘉之特詔再予三
代誥優錫金幣所以褒詡甚至而無何為己丑公蓋七
十矣於是河工諸使者郎曹監司而下黄君曰謹陳君
瑛陳君文燧等相與謀曰盛矣潘公之遺也業當有壽
言有叙績而往者庚辰則俱以屬之王先生夫公之績
偉矣第且未竟而吾曹故儼然而稱百歲之觴以從慕

府則請先生壽言於是復走金陵謁余禮如庚辰故事不佞何足以再當潘公第猶憶祝公六十時公方履百順之境而造於宅平無為之域辭作行而進坐論乃一旦事中變幾至不測以歸公怡然若素無官者夫有事則急公事定則棄之及其有事而又急公使一念之未純寧無以前轍為鑒而懷次且逡巡之念公不爾也朝聞命而夕就道夙夜胼胝期之盡瘁業無問前轍而思紹前修夫文武之用雖不同公之心何異郭汾陽

王裴晉公哉昔漢武作瓠子之歌二章拳拳以去河之害而未及導河之利也乃其亂曰宣房塞兮萬福來豈不以河不横潰則夾河之民不至魚鼈而歲收其羸以實太倉其福不在下則在上故曰萬福者大之也公今四治河河不至横潰其害去矣漕歲歲無阻夾河告登其利廣矣天子饗萬福於上而首功如公寧不有瀝漉之餘以潤公兒齒黄髮哉語云仁者壽吾固知公之必壽也少需之天子行將以坐論名公矣

封戶部右侍郎闕 舒翁暨配某淑人偕壽七十

賀叙

余少則好談公卿世家閥閲之貴福履之隆與遘遇之巧有所見聞則録之累至八卷目之曰盛事述當萬歴之歲在丙戌上臨軒策公車士而舒子及第第三人特拜國史編脩是時舒子年甫十九而厥父今司徒公時見以大中丞撫貴陽舒公年亦僅四十六也天下之薦紳先生皆艷稱之以為一時鮮有能儷者謂且入余

盛事述中然亦不知舒公之有父若母也已丑夏余以
考績至淮與公晤語久之乃知公之父曰封司徒某某
翁母曰某淑人者猶健飯無恙退而益自歎詫希有述
之於吾編益有光其明年庚寅飭兵觀察使固安張君
副使臨川陳君俱使使走金陵布書幣以請曰封翁之
與某淑人偕七十矣而懸弧之慶則以七月設帨之
慶則先期為五月然其日則皆二十時則皆辰亦良異
哉吾子其辱之一言固公之所欲薦於二尊人者也余

謝不敏竊謂公世家全州全為古零陵郡其山有書堂龍隱水則礲泉漱玉出洮而入湘萬桂吐芬犀巖環秀宜若有福德文武博大之材以靈承之而自元以前未有稱者明興始有蔣文定張宮傅諸公然貴不奕世熾不駢集識者猶若缺焉蓋至翁三代而始大暢嗟夫故也豈二祖列宗之深仁厚澤其磅礴淵渟與所勝者會久而後發之翁耶翁與某淑人之隱德余不能盡究意必有為之本者若舒公之甫弱冠而從政令海南隣邑

之潤九里入銓部冰蘗凜然歷閩楚汴越轍跡幾徧天下最後鎮貴竹而安氏愓息共命漕河萬里飛粟不乏淮南半菽菜色徐返舒公之為德博厚光大若此封翁與某淑人胡能弗永饗也余不文僅屬此語以報二君子為我致之公侑以廣陵之釀使太史君舞宮綵而上二尊人二尊人若登春臺而挹天漿其祉祺寧有涯哉

弇州續稿卷三十六

弇州續稿卷三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序

壽邵武守越湖邵翁八十序

今天下稱名族者以十數毋如餘姚之邵其類者即未論三事自二千石朱輪而下毋慮十餘人而又最賢所

敭歷中外多卓犖有治聲最賢而又最壽有提學諱蕃者九十餘猶却杖而徒里中時時稱鄉飲祭酒其繼之為白竹公諱德容其又繼之則白竹公之弟越湖公也當越湖公之舉鄉薦有聲而困公車久人固已重其族而疑其不繼然公謬選人得六安為雄州其入貲左軍為上佐其以冬官郎治水為劇寄出守邵武為大府公後先報績必最而見於臺使者之推轂不易屈指數天下始信公以為終能重其族跬武卿佐矣而公一旦慨

然上章乞骸骨歸公之歸以嘉靖辛酉而距於今為萬歷戊寅十有七年而公春秋亦且已八十矣當公歸時有八子咸朗秀玉立公豈不愛其跬武卿佐而敝屣之且所至積隂隲當食其享而必欲不盡其餘以遺其後而是十七年之中而八子者咸卓然自樹立以有聲稱於時其舉鄉魁而仕稱名令者以貢主邑計者茂才待薦者凡六人而其最穎曰侍御君陛吾不識其它諸子顧獨識侍御君又不能悉侍御君它治狀顧獨悉其按

吳時所上章疏十餘皆曙達國家大計與東南民瘼所獎進賢守令若而人所斥逐貪墨墨綬而下若而人所平反冤獄若而人一下車而煦煦然陽春之發於輪轍而被於廣莫也侍御君按行海戍遠斥堠覈兵費適島寇闌入勒吏士迎擊之鹵斬過當然推其功於幕府而身不居曰吾臺使體固然侍御之移按江北與吾吳鄰其吏民來矜曰若固德卬使君能久有之乎吾吳吏民應曰吾不能久有使君雖然已先之矣抑若福胡晚

也夫以越湖公之為循吏積陰隲以鍾於侍御君天下固信其事且信侍御君之必有後然不知侍御君之為德其所滋益於越湖公者非淺尠也今夫水源深者流必廣然流廣而汪洋汗漫則其源必不易竭木根完則其條枚之發也必毓然條枚毓而霜霰不見侵其根益以膠結而不解此恒理也隆萬之際太和之所鬱積益逆溯而上蟠自三事至八座未易屈指數即越湖公又奚疑焉侍御君之舊屬龍身之者司理吾郡時辱君國

士之知謂不佞為吳人必當為吳人致越湖公岡陵之祝不佞夫豈唯吳人蓋嘗藉二天焉又其知吾子騏也實不下身之何敢以不文對雖然余雖少於越湖公幾三十年然余之初觧青臯也實前公二年而又强出數起數躓以至今日車且生耳矣公其能無弁髦余言否也

又

歳萬歴之戊寅為越湖公八十之期而其子侍御君之

故吏曰龍身之者贄不佞之一言以為公壽不佞又侍御部人也以故特詳於侍御君按吳事而其大指竊謂越湖公之為循吏為長者積隂隲以鍾於侍御君天下固信其事且信侍御君之必有後而不知侍御君之為德其所滋益於越湖公者非淺尠也文成以授身之末幾而侍御君奉天子命按江右道吾吳吾子騏及諸生張文柱邂逅於姑胥之溪侍御君蓋不意身之之有藉於不佞言也出一編示曰此為家大人七十而大司馬

翁公壽之者也此為八十而水部郭君壽之者也夫翁公越湖公鄉人也以故最習公而其大指則謂公世壽其九十而少一者王父司訓翁九十而加二者父封水部翁九十而加四者兄比部翁又世冑則入明而舉科第登仕版者二十有九人又世德則為父兄者不以齒爵加其後為子弟者不以才賢加其前入公里而闇然若畏壘也已融然若華胥又謂公有壽者相一虎頭二燕頷三田面四河目五廣顙六豐順七盎背八

垂耳而坦度厚德實將之郭君嘗為閫理官而公閫之邵武守也以故習邵武守又嘗將作淮南而公又淮南之六安守也以故又習六安守其稱六安守則云公至而值歲祲為茹藜飯餽雜色戴星以勤嗇先之而又減省無名供應損輿皂禁勾攝寬徭賦自是歲不為災吏民戴之語具志中其稱邵武守則能先倭警而增陴復隍授甲壯者寇至無所掠乃敞郡門以集下邑之避者所全活萬計郡故有饒户供諸使客及守倅之公廚取

給焉公悉草罷之至以是失僚吏意陰中公公不之報亦竟弗動也夫翁公習公於鄉則稱公鄉郭君習公於官則稱公官不佞習公於子則稱公之子此三者俱非所以壽公也然而公所以壽者佹得之今夫惇龎亭毒未易漓也沃根淵源未易旣也穹窿磅礴未易騫也廓澤而沛之嗣德而衍之以交相致於永永者又未易艾也以此三者壽公可也蓋南山之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即繼之以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棫樸之詩曰芃芃

棫樸薪之槱之即繼之以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侍御君之治吾吳吾父母也騏與文柱固侍御君之所薪槱者也其所願在無疆之壽與作人之遐於侍御固已歷而況於為之父母者乎又身為德於天下國家者哉或曰固也子何以重頌之曰不然南山之與棫樸章何以俱再也咏歌之不足故重之重之者忠愛無已之意也遂授其語於二子以往

貞吉篇為華母顧太安人壽

我先師大夫學古入官乃弗究贄㝨曰我不敢自息自
泆家于政惟共養考妣惟弟帛惟惇族惟省邮媦黨天
不弔于室奪厥元妃次顧實用德接曰我何以當公齊
夙夜慄慄湯液滫瀡以時進退衣繻以佚必躬曰不腆
一心専精於公所既受署家臣十千指男女有班耕織
有序出納有度莞鑰有紀無嘻嘻無嗃嗃無亂行無詭
倫公曰都良哉顧拜稽首淑慎乃儀以相夫子毋敢曠
進維吉月熊羆叶于夢乃篤生我春官叔陽是煦是乳

若涉春冰毋或墮于襁褓先以身儀弗納于邪以視伯仲惟均公曰都允若婦允若母惟陽若大夫之訓夙惠且成衆然公車子虞用除爰隸谷谿爰副秩宗爰積三最皇心孔愉安人翟茀軒魚珮璪雍容以薦于公公曰都予耄期倦于勤汝其為政家用是康子孫其昌甲戌公賔于帝安人請從公曰咈哉汝弗挨于子衷三孺子不夭匪汝曷恃安人復拜稽首益毖益勤式廓其初陽帥象胥弗儹厥恒為時選臣既蹈兹百罹即公于宜安

人控籲復請先弗克卯翼孤孫若置股掌天復剪我華秀而隕中弗實弗堅安人乃言曰未亡人之不恤奈何使陽斬焉我弗樹後陽則弗歆我弗樹我後何以覲我先公卜于伯介子吉陽食卜于仲介子吉陽食陽無子有子其以繹我公既立後引養引恬師師怡怡閨憺忘亡家臣受職以次理生屋潤于北畝拓于南于橐于囊乃積乃倉癸未宜人登于耋諸子太學暨鴻臚執觴霤之左北向諸婦奉盥飱霤之右北嚮諸孫婦及女

各從五服之内族姻以齒男執羔羊東序女執脯脩純絲西序臧獲以班列于墀家之諸老將揚觶安人辭弗敢受曰苟不大棄先公之命其以一秬鬯卜廟祝史進曰信哉卜而得繇坤之六三含章可貞无成有終又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吉且无疆祥孰大焉寔惟有終之貞門下故吏紀其言以頌

壽大司寇景山錢翁八十序

當大司寇景山翁七十時而不佞旬宣浙西部獲效一

言之壽以故太宰朱恭靖公為擬恭靖公之稱鄉先生
蓋三十年云而翁是時謝不任而里居僅三易歲也居
又十年而翁已八十不佞之觧三鎮節且四年而其子
進士君復乞一言以壽之不佞乃謂進士君子之家大
人距前為壽者十年所有一易言惰行足齗齗人齒否
耶曰否子之家大人所居重於郡國守相顧能得其居
閒一語否耶曰否吾吳俗偷未見子之家大人而矜少
貴者有之然未有見而不自失其貴且少者也未見子

之家大人而自謂才者有之未有見而不自失其才者也彼美衣甘食聯車騎昕夕造請姬妾遞進絲竹成列固不能一一盡格之然未有不畏其知者也蓋十年所而吾吳俗賴子之家大人而返者三四矣即盡以恭靖林居之日畀之其不盡返而淳者幾希不佞嚮者竊有比以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吾驗之若左券也進士君曰然於是不佞乃言曰子知世之長欲有子之家大人也與子之家大人之壽之益於世也夫亦知子

之家大人所以壽乎哉其頎然而玉立昂藏若鶴者貌壽也攸然而舒恬然而默者器壽也沖然而若虛藹然而若春陽者德壽也雖然猶未悉其所以壽也予之家大人寔産於孝廟之代當是時君臣休明中外靜謐兵以不用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太和之所薰蒸洋溢發而為鉅公大賢所為壽者先天者也海内之治至于今極矣聖王垂拱而八荒賓服歲屢豐登嘉祥時奏而予之家大人方憩息乎高明之墟而優游於志物

之享其所謂壽者後天者也且也今之八座而五湖者其逾九袠一人曰大司寇應公逾八袠二人曰御史大夫潘公大司寇馮公其開八袠二人曰少師徐公少傅呂公夫豈獨子之家大人是皆至治之所産而至治之所優養者也所以助太平之象豈淺淺哉進士君欣然而起拜曰异哉以吾翁而驗子言以十年之前而若左券也今以子言而驗吾翁於十年之後而又何疑哉請歸持以為吾翁頌

壽宮保大司空印川潘公六十序

印川公之治河而報成事也三事大夫之頌公者乞余言以為贈未幾而天子果嘉大公功伐下尚書定議聞峻加公太子少保領大司空予一子官賚白金文幣仍虛端右之席以待公以三月拜命而後一月為覽揆之辰距其生蓋週甲子矣公之故人吳詹錄君馭謁余山中而請曰唯是吾子之善頌善祝也雖然其頌公也以天下頌也其祝公也為天下祝也非以馭一

人頌且祝也余謝不敏而後報吳君夫豈惟吳君之為
吳君頌且祝夫豈惟吳君之為天下頌且祝即不敏奚
以異焉蓋余自棄於世而竊山中之日得一習養生家
言諸言養生者人人殊然大要謂神太勞則竭形太勞
則敝是故毋役神以完毋役形以堅而後可以長年及
讀大禹紀則自其娶塗山氏而拜司空辛壬癸甲有子
弗子唯土功之荒度蓋居外者十三年三過家而弗入
車于陸船于水橇于泥檋于山手足胼胝步履跳若巫

而弗恨導九河定九州則九賦式九貢其纎瑣繭絲牛毛而弗已蓋天下之稱善勞神形者莫若禹其唯民之是利而損已之不恤亦莫若禹禹固謂之亡間然要必不能自致其天年以終而玄圭告錫之後平格之數迨百其朞為説者雖甚神而亦甚疑之得孟氏一言而後決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白圭詫功以愈禹而孟氏又闢之曰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是故逆則襄陵順則歸海其恒性也順

而行之行所無事也甚矣禹之示跡勞而收功逸也當公之三治河其事益艱其責益重且鉅而天下之危治河者意非公所克任其易公者意弗終克任河其賢公者苦公之跡幾於禹其自賢者人各操白圭之見以相角而公一切寘之曰成敗利鈍非吾所能料也吾能順之而已自公之筴行而水即得其性以與海合海不挾河而横而維揚之土膏顯播種時若河不沮海而怒而淮北之漕道通萬艘直達於大都公亦行所無事也公

雖跡勞始詎何嘗不逸終且也禹所治九河公所治得九之三四其廣狹小異禹似難也禹役民於溺公役民於饒其所因便小異禹似難也禹之佐有伯翳庚辰匽山氏而公少遜焉公似難也禹不取計漕而公取計漕公似難也禹之所難者與公之所難者各居二而又何疑于公之不禹年也公始成進士拜郡司理即為才司理進御史即為才御史出而按左廣則以風裁稱入而視鹺甸學則以模楷稱又超而佐廷尉則以明允稱又

撫江右則以博大精彊稱天下之所稱公賢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能稱公之所以賢在行所無事夫焉能為稱公哉先聖有言仁者壽又曰仁者静公而利社稷則仁利幽徐究揚之民則仁天下方歸公壽於仁而余乃推本公之静以為壽聞之公嘗因叩河源而尺箠之刀幾遂滅跡於馮夷之口愁思發於背纍創而起從事此豈能為静者耶雖然余故有以得之余叨治吳興部而謁公於里夷然若無官者一歸而若浮雲之舒屈其賞

則若遺問其功則若忘公真能靜者異時賛猷畫秉衡樞而奠國家於九鼎皆行所無事之日也吳君試以薦之公其許我否

壽少司空五臺陸公暨配陶夫人六十序

平湖之最著族曰陸陸之最良者曰太學諸生夢龍堯夔一旦而布其族之幣來請曰惟是我陸之有司空也若露處者之有宇也嬰孺之有媼保也蓋司空世世受祿祿不足則受耕耕又不足則自裁其衣食之奉稍羨

輒以旁拓南畝顧其所拓畝不以家而以族其田之用有三待而舉火者取若困焉待而資誦者歸若塾焉待而共力者呼若踐更焉且徼司空而吾儕何以媮食孰寢也徼司空而吾儕何以忝衣冠即衣冠何以無行禽也司空業六十矣唯我陸之黄耇若襁負靡不加額願長有司空念欲頌司空而所聞於善頌無如吾子者抑又有言遡司空而上曰刑部公又上而光禄公則靡不六十且七十者也然而未有偕儷者也有之自司空之

配陶夫人始吾子以為奚若不佞乃返幣而謂之曰坐吾語汝汝知司空之為德於陸乎不知其為德於天下也而猶未滿也吾鄉者舉進士竊從司空後司空任不過一畿縣令其父母師率之恩班班在吏民間而所引誼抗諍得請於其長吏者餘波漬於十一州邑而不自顯迨其郎南省有島夷之訌司空受署為其帥畫筴大小輒效而不能竟厥用亡何避其宗之貴幸者逡巡以病免再起而郎祠部已再為儀部則正色以伸天

子之禮徙考功再徙選部則直志以明上臣之用宅賛
獻寀勿大有職之所不能限者一齟齬輒又謝去而久
之强起徘徊九列間尋名拜大廷尉遷今官君相若虚
已以聽者司空慨然進其所欲吐而又齟齬則又謝去
夫司空之為德於天下與天下之望德於司空者俱誠
未滿也然三起官而三棄之若脫屣何也其智用也夫
三起官而三棄之若脫屣於世疑漠然者顧猶惓惓乎
不忍於世之未康也猶若有痌瘝者其仁用也葢司空

少而習大雄氏學晩而益精進焉其仁故不能盡四生而度之然所為慈愍者廣也其智故不能超三界而上之然所為明悟者深也汝能窺司空之滿而不得司空之所未滿得司空之所未滿毋論為德於汝陸者無量其為德於天下者尤尚無量也且以司空之所自言必欲度四生超三界而汝乃拘拘焉即數千指之所被德而頌司空取汝之所見壽者相而祝司空又取其所偶聚之眷屬而重司空毋乃非當乎哉二子矍然起復前

請曰子之言大矣雖然吾所知於司空者德吾陸者也所知於司空之陶夫人者佐司空德吾陸者也所持於壽者相以為司空也亦以陸自為也他非吾所及也不佞曰然子姑請之姑書以應之歸而質諸司空司空字與繩天下稱之曰五臺先生

壽封侍御平山董翁序

隆慶庚午八月余叨晉臬與察試事既撤棘而覯諸生中有朗然玉峙者心異之問而知其為今侍御董君也

居半歲而有致題名於里者則君褎然在列居又三歲而余入領冏牧則君已拜大行奉使率稱指翕然有僑札稱曾琉球將受册君意不懌曰不穀幸以天子命乘長風破萬里浪一縱觀大海之外其如重吾大人慮何蓋謂其父平山公也當是時君寢食為損而琉球使竟不至久之君別以使事過里上公壽懽甚道遇余於襄陽余戲謂董君起居若翁懽倍昔乎董君謝曰不佞誠有之乃大人則否曰吾嚮者業已棄若於國矣

奈何復以我累而志且謂皃異日當縣官寄夷險置度外而行余益異其言曰子之大人嘗有官職乎曰有之是嘗爲諸生矣凡八試輒小利而大不利當其試時即無不謂大人利者雖大人亦自謂利也然而竟不利也以有司貢上得訓導𦙍昌郡學嘗署秦州學事而有丁祭羨金十往署學者槖之大人辭不可則易十金爲百祭器以惠永永擇諸生二十人親授之義指有李松者連登第及遷西華教諭則其邑之虛舉子科者二十矣

公行視學宫坎其東北隅之地乃歎曰此所以虚其科也首捐俸募工築土山而建文昌祠臨之邑人爭為助版築五年邑諸生王敬民者亦連第然自是大人益倦游有所丐乃得教授為懷仁府府寄霍州尤以遠之移絳州為靈丘府有禄食而不佞亦叨第矣不佞之自諸生試也人無以為利者雖不佞亦不敢自謂利也然而再試輒再利事固不可知以大人之宜於官即一徙當脱頴然三徙而不能離博士名竟曳裾王門以老不佞

之甫釋褐而稱天子使者何也余謂子無與若翁論難易凡若翁之所難以儲子之所易也若翁材而僅施之教子得教而達之政理也翁不自食報而食子之報亦理也葢未幾而董君以郎高第御史矣平山公以國慶封如董君矣君所按治淮鹺鹺政理矣臺故賢董君而重南省請以繡斧屬之矣董君行而道出太原里以清和侯為平山公懸弧之旦郡國守相前具牛酒為壽董君肅拜上百歲之觴已跪而請益公所誨董君者寧獨

區區秦州西華一二事乎哉董君素稱平無害然至南省而五郡百萬家之命出入於三寸之管思所以益平山公壽者是有在矣余既負巨劾里居天下厭余之言而董君獨走使萬里而乞一言以壽平山公夫余言烏足為平山公重第聞之晉人晉多大䶢賈當董君之按䶢而或有閒窺公者公正色謂曰是不聞吾先江都正誼明道之説乎哉此吾兒地也客逡巡愧遁去公之所為隱德如此即無論余言重公亦不以董君重也

壽丁封君七十序

今年冬督學使者校文於宜興合四郡十七州縣之秀才弟子而試之其父兄俱從可數百千艘鱗比於五里之郛而邑令丁侯元敬為約束居亭主人平市司價當入試而寒甚則多具湯餅檦薪儲火以綏之諸弟子厄於格而不與試其微有尺寸長則為委曲以奏使者不見聽不已諸父兄稍一通搢紳籍即用公暇造請毋避冰雪所饋不過一筭器食而諸父兄與其弟子若饗太

牢而忘其窶于旅也盖騄欲有所効於丁侯而不敢進已而與其邑之父兄會則父兄之所以稱丁侯者謂丁侯能禮其賢士大夫存恤長老時時修殷周上庠風而與邑之弟子會則弟子之所以稱丁侯者謂丁侯勞來匡直鼓舞振德之意往往有加於古諸所會非父兄子弟而稱其邑之吏民者其吏則攝侯之威而則其操其民則食侯之恵而循其法侯所理平賦寛徭善狀種種非一而㦥獄之雪精誠格於夢寐諸邑之吏民以至父

兄子弟謂吾儕之欲效於吾丁侯者寧倍蓰若而至於今尚不敢進也又寧渠若是時余方卧海上而兒子騏駰輩歸而為道之諸後先騏駰歸者亦為道之而詹簿吳君馭適以書幣來請曰不佞不獲從邑之吏民及父兄弟子以効於丁侯也然而有侯之父太公在夫太公者故浙東知名士也為經生業老不遇而以丁侯請來就養未入郭即扁舟汎二九探張公善權之勝攝衣登陽羨諸峰絶頂翩翩然有遺世志焉已而察輿人之頌

聆游女之歌而後謂丁侯曰與乃公舍休矣居復謂侯曰吾不而若也吾白首受鉛槧矻矻佔畢以思欲效之民而不可得汝一下帷而得之胡易也雖然有可以益汝者曰無倦而已自是太公甘二簋之養夕深居晏處而一邑之耳目所日新於丁侯之善狀者竊意自太公所得之而莫可跡也會侯奏三載之績上太宰以卓異請得封太公如侯官而太公業七十矣吾儕之所欲效於丁侯者久而莫敢進也以子之一言而效太公雖丁

侯其能以太公卻也耶余竊謂古之人感其主之賢者以其田獵鐘鼓之樂欣欣然相告以庶幾無疾病固出於愛主之誠而所以自為之地者固不淺也主安而後民得保其安今侯以太公懸弧之日合邦之大夫士而饗之鼓鐘之聲聞於外而民寧不有欣欣相告者夫豈唯吾侯之無疾病抑太公以如岡如川之壽安吾侯而吳民亦藉以安茲言也庶幾其少有可進也耶吳君善之而屬周先生公瑕書之以侑千秋之觴

封給事中周翁六十序

今夫士居平里巷閭有所不可於吏治則奮然撫掔歎曰何渠一當生擁銅墨吏民上必不為若所為夫豈直不為若所為將以信吾所欲為者耳稍進之與論天下事而又有所不可則又奮然撫掔歎曰吾安得一日以皂囊囊白簡立楓陛下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夫豈欲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將以信吾所欲言者耳夫士操此二端者得之毋論已或不得或得而不盡酬而

有子則必以屬其子曰是且為我終之夫人孰不欲貴重其子然而士操此二端者不盡爾其大意謂我能得之於子子庶幾禪我志而已雖然士操是二端而不得之恒也其不兼得之恒也兼得之不恒也不兼得而得之子不恒也周封公之父曰司訓公當其訓吳興日進諸生盤辟修禮容呻吟童故出從竹兜子謁郡督郵歸啖一盂粥白見底而長令擁騶呵而過之是必私指曰吾且佹得若而竟不得以窮約老耶而封公且嘖嘖學

宮矣是必祝曰銅墨之與皂囊白簡也兒異日勉旃庶有以一端慰我而封公甫踰冠則已薦於鄉其材熾而氣壯可芥視二端拾也顧數竒甚數上春官試亦數伲得之而又不得最後乃歎曰苟有以慰先君者即一端晚矣當公之就選人而得四會令度士所欲為者則為之所不欲為者不為也出則其吏民相謂曰公師帥我者父母我者我何以報公而二千石聞之不善也曰是且奪我聲因數尼公公浩然棄其令歸然公歸之明年

而伯子以衷舉如公明年遂成進士拜官給事中葢公之所不能得之身者得之子矣毋何給事中以兩宫覃恩封公遂如之公時未六十也藉令公不棄令而旌異屢上不為年格格公第太宰方修久任條公亦安能遽坐金華省哉今公委言責於以衷而饗其名且也天子方朝明堂恭己而端揆寅亮之言官有所發攄其直而無所當其危自今而後公所得固未已也不佞業少於公七歲其生地異而歌鹿鳴之時同雖幸蚤顯有官禄

而於士所操二端者則欲然矣是故於公壽不能辭以衷之請而致其羨

壽黄常侍序

余以隆慶庚午預晉試事而得太原黄子廷綬為第八人其文氣宏放奇崛尤長持論決筴有先秦西京風顧獨好余言以為於今世無兩無何因黄子而識其伯父常侍君寛然長者中實井井饒規條當是時諸侯王以數十計獨秦晉為兄國最貴重而晉之簡王為最賢常

侍君與其儕陳老者對持內秉相推為謹厚造請名士大夫以文其質凡王之所繇顯於天下是二人力居多而又垂十年所余觧郧楚節里居黄子以數奇上公車輒報罷然益自喜為古文辭而好余言愈益甚念無可以當之者走使數千里贄帛而以狀請曰不佞伯父之歲六十而加六敢希一言之重余嚮者雖貌得之君然不能詳其事今者乃幸得之黄子狀班班乎言之也中貴人性不能飭事父獨居飭事父碧泉翁者三十餘年

年八十而無倦色又性多奢不能飭訓子弟君獨折節為恭儉裁口腹而出其腆以延明師誨其諸從子經術相繼登賢書君之侍𥳑王也實司少府藏時國以多故枵然若不能歲月君悉其智籌出入而息之不以一錢歸私槖盎無何而藏充矣毋論邸中出羡錢新銅擬之宫數里而所營康𥳑二園為金者二千助三殿為金者三千助兵費為金者四千而羸且又時時寛租賦賑饑埋胔以成𥳑王賢天子至下璽書見褒旌而君退

然若無與者余既因黄子狀益悉君則竊謂中貴人業
已輕而又所事諸侯王無可自顯見則又輕然其能重
君而因以其名重者莫如晉而晉則前莫如勃鞮而後
莫如張承業勃鞮之始以不負晉獻而斷文公之袪既
最後乃以呂郤之謀告而成文公霸承業之始以不負
晉克用托而夾輔亞子開富彊之基最後竟偕晉而唐
讐雪是二子者毋論材可謂秉節自信者也然其時小
者國大者天下雲擾火爭而出其長以有所顯見今幸

當穆清世委兵甲盟𡟒而不用即諸侯王亦不過奉藩食邑其賢者修詩書之業仁禮自娱而已夫以諸侯王即不能大有所顯見而況為其左右者哉以君之辛而不為勃𩡧𩐎𥳑王之棄國未幾而敬王即繼之以迨今王而國計無關出者其治藏亦何必承業哉甾子能持論決䇲者也夫既好余言則豈惟持余言以壽常侍君異日登之晉乘可也常侍君號西崖平定州人陳老度其年八十而九矣余故豔附之

弇州續稿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序

壽成伯詹録六十序

當是時余補州諸生而詹録前已爲諸生挾儁聲又長於余六歲然余忝居族大父行詹録業卑遜不敢以齒

進而顧其操觚管屬文辭往往有余所不敢望者未幾余舉進士遂獲與詹錄之父儀部君同年而詹錄為諸生如故自是文日益髙居諸生小試輒利大試輒挫以是入貲補太學其試小利大挫復如前葢自余解太僕出領郎中節而詹錄始釋褐鴻臚序班余復解郎節拜南廷尉甫避言里居而詹錄復自序班進令官矣序班所職朝儀句傳引導之事最名喧畀而詹錄居之無倦色及其進令官也青宫為之署珥筆握管法從英賢為之寮

采三事而上待之不稱屬而稱友後先凡三使其最後使奉天子所上兩宮璽書守令而下負躝前導而詹錄居之無德色甫竣事還里即上章請告人謂詹錄相公不急公耶而奈何逆自遠公即不治行羔鴈筐篚之及里門者望風返矣公府之色稍易和愞而為峻矣詹錄謝曰相君以先大人故念不佞不佞何敢遠第吾聞之昔人秘書郎有限有限即有競吾幸而獲居有限之地然亦不幸而不得為無競之人夫子告者何限也吾姑舍而避之以全吾無

競之天足矣且也筐篚之及門吾厭之公府之色和慄吾畏之今吾幸而得謝其所厭畏者胡弗愉也章上果得請自是詹錄益杜門蕭然物情之外而年亦可六十矣吾從季曰瞻美者僂行而請於余謂族指衆而吾王之西而邑居者豐嗇時時不中程自詹錄之始為豐而嗇者趨之近晚節之小裁節為儉而豐者趨之以駢無敗度也三老困質疑不能剖取詹錄片語而析民幽隱以公庭為百里取詹錄片語而達中表昆從之饑者廩之寒者衧之爭弗解

者居間之是胡可以一日令詹録北也詹録之事父母
孝撫弱弟慈待其婦吳孺人莊而和教諸子肅而序吳
孺人佐而宜之其弟與諸子則而象之家庭之間雍容
如也是不可以壽乎余謂瞻矣若知詹録里中事當以
里中語壽詹録有如相君念詹録趣尚書尺一召之河
潤九里所以陰壽吾鄉國者尚有日吾拭目俟矣

贈王晴川六十序

語曰為善無近名余始疑而不得其說也得其說矣猶

未得其人也乃今庶幾於王君有年得之余不識君識君之弟百穀已而為百穀表君之父處士藏而知君之先自烏而王其姓也自江陰而吾郡居也今天下以名歸百穀毋慮委輸然徵言者以日至問奇者以旬至守相之干旄以月至然而亡救於挫庢也即百穀之為文詞游思大古以求微言之合夜猶篝一燈囁嚅不休劌肺腑黖脣吻而後獲天下名然亡捄於其病也世即未有以一名名君者君年二十代父理家政則家日起一

切米鹽枲絲漿脯之類身理之咸得所而不覬以勤聞
屬父病而暑旦夕𧢲伏牀頭侍湯藥衣帶生蟣虱不解
居喪毀瘠骨立三載不窺内寢其家人皆化之而不覬
以孝聞撫百穀提抱中至有成立畢其身毋幾微忤而
不覬以友聞年四十無子始置媵有子矣而不替其婦
敬也蓋閨笫之間煦如矣然而不覬以睦聞生平無孌
童豔女之好途遇招摇者趣擁箑自蔽矣顧其顔猶有
泚也然而不覬以慎聞所任子錢人必以信其己在一

闤中而羸在千里外廉者五之其貨賄歸也亦無慮委輸然然而不覬以能聞是毋論世不能以一名名君即百穀亦云吾知德吾兄而已亦竟不能一名名吾兄也且吾兄所謂守柔曰強者夫守柔而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老氏所謂不近名之善也夫豈惟天下之實歸之其静專翕嗇毋滑其精而揺其真將天下之所謂壽者亦歸之矣會君年六十而百穀謀乞余言以壽余姑以所聞於君者授之曰是為善而無近名者其避世牆

東王君公也耶如以名名余文則將弇髦之不暇不然而稍味之乎異日將客君所於君之昆季論名實矣

石峰曾翁偕配嚴孺人壽序

衡之為州至唐猶未以人文顯吾嘗讀昌黎氏言謂衡於中州最遠南方之山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又稍南盡而郴其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氣之所感其可證者僅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而已進而求之人所謂

夥奇忠信材德者不可得而僅得一廖生則捐妻子為道士且又家郴而學於衡山者夫衡之荒落簡陋若是而最後余濫竽楚試於諸生中得一卷最能抉聖賢之所以立言而藻又足以發之其急節緩步隱若闇合於昌黎氏之指即下而廬陵眉山毋論也用以冠諸生之言易者撤棘而進之問姓名則曾生鳳儀也其產衡產也雖先世吉之安成家於衡三世矣問其年僅踰冠也其貌温然而雅其器寛然而不拘廹也徐而稍窺其藴

則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人也既誦習孔子有父母以孝
養稱不為廖生棄家而托於方之外吾竊以李昌黎氏
而久之余納節里居曾生挾其長而進試南宫者三矣
三輒不利不遠數千里而來謁吾方以世之不能知生
為世惜以生之不見用惜生而生沖乎其若無也孜孜
乎以不聞道為耻而以一見吾為幸旬而稍露其欵乃
復有所謂耻者不能發推禄食食父母而有所謂幸者
則謂其父石峰公業六十母嚴亦五十餘且將借吾之

一言以壽其父母庶爲其父母重也夫吾言何足以重曾生之父母然而生之懇誠不可已也以生之舉石峰君柔色而安受人之唾匿身而默解人之鬬折節而不夸子之貴師以一藝傳雖薄之而終其身以厚報子其兄之子如子母其外王母如王母乃生之所再舉於母嚴者則又能事曾君如嚴君事曾君之外王母如曾君及他節嗇以佐施勤共以佐客敷切以佐訓子要亦足稱長者今婦然亦閭井閨閫之恒行而今得曾生以聞

於予又得予以有聞於天下意者昌黎氏時寧無一二長者令婦如生父母而靡魁奇忠信材德之子以顯之璽璽一廖生又棄家而托於方之外宜其寥寥若此也予歸姑以吾言觴而父母而告之若夫共醪肉衣斑斕左右奉養以極志物之敬進而修大人之學繼道統使千百世之後尊其親侑啟聖而亡忝此毋論孝小大有生家之邸公在夫一第何足以重生夫生之一第何足以重生父母曾生再拜曰謹佩教

壽史氏老姑八十序

益王父司馬公凡三娶陳而其繼為我前王母舉伯父都事公與葉氏姑其又繼而為我王母舉姑史太夫人與先御史大夫公太夫人生十六而歸史曰蘭谿君當是時蘭谿君之父河間公甫罷郡而司馬公開薊府入佐樞廷與河間公後先任南北臺兩家喬木甲第相望河間公負貴伉聲而蘭谿君親其愛子太夫人明豔嫻禮教車服光彩瑛㿉中表間毋不嘖嘖羨㳄嬍而太夫人

之歸史其始事河間公及姑陳孺人用孝謹聞既而奉河間公以禮終則專養陳孺人者又四十年亦以禮終與蘭谿君相莊事白首雍容無間也已無子則子媵所舉者撫而教之以至成立踰於己子盖太夫人之歸史六十有五年前所稱血屬今無一存者而獨太夫人巋然若魯靈光晚而往來兩姓家共養亡異兩姓之族指衆間有疑難不能决或閲牆狺帷者取太夫人片語立解太夫人一女子耳其志行磊落若丈夫生平不事佛

茹素而自然具平等心作方便事其御臧獲一以寛又不耐問米鹽錢帛出入數以故家益落太夫人意豁如也曰令吾兩郎君在吾何憂饘粥兩郎君者謂不佞兄弟也今年八十矣太夫人避觴而來就我於是史之族若諸從子孫有來謁者坐定太夫人左顧而曰我開府之女開府之姊而開府之姑不為不貴矣謂我挾此而婦於史有加色耶對曰否也則又右顧而曰吾少者食若王父已食若父今乃食若兄弟矣謂我緣此而有損

色於若王不耶對曰不也於是世貞兄弟乃奉觴前為壽曰此太夫人所以稱丈夫也夫貴不人驕貧不人覬此女子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與貴忘貴與貧忘貧此丈夫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且夫心志不役易安也形神不琢易堅也恚忮不作易脥也不營酬德不責人酬易居世也此五者皆壽道也而太夫人裕如矣世貞不幸而中背先父母所謂血屬者行盡而獨太夫人在即共養寧有倦哉太夫人八十矣而有少容自今而

後太夫人之日皆不佞兄弟日也請得歲避史之觴而觴我太夫人夷然若忘己有間曰若之日吾日也吾不若之觴將誰觴於是世懋偕其親執爲詩歌以壽太夫人而世貞叙之

壽太保故相嚴翁七十叙

當世貞之自楚而入領太僕以便道歸里嚴翁甫六十三而世貞獲從諸公後一稱觴焉觴有辭辭人人殊其大較謂翁爲德於天下雖不能甚久而能甚鉅用是寓

無疆之祝以俟益迫於今七年矣而翁貌益進而童髮益進而鬒天下之望益進而山斗世貞之受知翁益進而深然後廼愧嚮者稱翁之德未盡夫翁之德固不惟鉅而且甚久也試屈指而跡今之天下不亦蒸蒸治哉宮府之昔棼然絲今較若畫一矣大司農水衡之昔愁然饑今飽而思溢矣九邊吏士材官之昔纍纍然怯今勇奪有生氣矣邊塞之外鷙然而羣萃我以逞今納琛委質稱臣妾矣數千萬里之遠其居黔首上者不敢飾

情以茍避縣官三尺爲之下者不敢小愛其財力日夜委輸而惟縣官之是供即不敢以痛且竭告此無他吏治澄故也夫吏治之所由澄則非一朝一夕致也當分宜之用事而中外之心固甘於海若聚涸之鯨而忘其臭其精神意氣與苞苴並而注之倖門者知退而稍割其羨以自肥而已雖其人之驟敗足以爲龜鑑而世猶内疑而莫知所決從自華亭公代爲相而嚴翁拜太宰如冰玉之相輝照以故杜襄陽荀青州之餉有望車門

而却者有中道而却者有將發傳而却者者蓋世貞時時
晤今陸司空與繩司空故以郎事翁宗伯又事翁太宰
間謂不佞嚴翁夷然坐堂室郎有所建白小中竅翁毋
弗唯唯聽也中涓貴游有所居間郎不可翁又毋弗唯
唯聽也即主上有所俞咈而法當持諍以告翁翁又
毋弗唯唯聽也事立而天下歸重於嚴翁翁逡巡謝曰
此非力所任郎某某議也間一二失主上意或中涓
貴游有所指摘翁又逡巡謝曰老臣誖有之郎無與也

益未幾而翁入相華亭公恃以左提右挈而翁念其二尊人老遂予告歸矣翁雖去國十五年而太宰宗伯絜法有不奉翁畫一者哉而況公車之所掄薦啟事之所噓藉幾徧海内羔羊素絲之三事大夫有不自翁出者哉余故曰吏治之所繇澄非一朝一夕益指嚴翁也説者則謂翁今去國而鄉十五年其所為德不能鉅而能甚久夫久則信然其謂不能鉅者非也夫嚴翁世廟之師臣也握統均佐調燮至貴倨也而挾齒德以祭酒

於吾吳之邦諸邦君大夫非門生而故吏里舍中稱觴者非孫曾則亦子姓行也然翁方恂恂然不以尊而踞邑令之庭自勝衣冠而上者靡不講均禮也嚴翁雖不至虞饘粥然非有安昌郿杜之産也而賦率先其里豪五服之外至於稍半面稱識者靡不衣食於嚴也故去嚴翁之歸而十五年其鮮衣怒馬盛氣而加閭左者鮮矣出而家於官歸而家於郡邑而傍操其權者鮮矣矯辭詐欺為儈駔行者鮮矣夫嚴翁者表也表正而景

從之夫嚴翁一為德而縉紳以仁讓成其俗於上父老子弟以謹厚成其俗於下何言非鉅也於是嚴翁之所共為德天下者華亭公長於翁八年矣而家居在二百里内翁差少而又最壯有如天子脩明堂辟雍之政以三老五更聘二公而親袒割焉旣乃左顧嚴翁謂公幸未老其强留以陪左右翁亦寧能曰老臣不能敢捐精神與鄉之泉石而竟愬然辭哉是言也翁之二子鄉進士治太學澄實徵之雖然徵二子世貞亦烏容以

無言也

少岳華司諭先生七十序

江以南文獻無慮數十百家毋如錫山之華其著於華者無慮數十百人毋如故秋官大夫補菴公余以通家子獲從公游而是時少岳先生為秋官公伯子博學工制科業補諸生籍藉有聲秋官公未懸車而謝南曹政老於家諸家秉悉以委先生伺其所出内操縱咸中窾大器之指而顧其臧獲曰此真而主也秋官公性好書

又時時受徵逐有丈役而皆苦愛力或以屬先生草及讐校靡不當公意則又大器之曰此吾益友也公好客先生則亦好客客若文待詔父子彭孔嘉陳復甫周公瑕袁魯望輩其果脃脯充溢酒不罍耻而間汰其下者無敢以便佞進公好施先生則亦助之施素俟之産割以贍五服衣食所流羨踈戚盡洽而裁損其濫者毋敢以僥倖奸公又大器之曰此吾畏友也當是時以先生子故衆歸德公以公父故衆歸名先生而先生獨坐數

奇不獲一第辟書目其學益博制科業益精旁及古文辭多瑰偉而試益不利最後應貢謁吏部選得應天訓導人或謂先生貴家子奈何挾一蒼頭青衫瘦馬躄躠長千里中先生甚樂之曰官長不吾讁吾得以其便汎瀾三山大江之勝何幸也則又謂先生飽膏腴一旦而改舌以干半菽漿藿之味習乎何自苦為先生又甚樂之曰祿易塞使我摩腹而受竹素更以其暇教授諸生何幸也於是人人謂先生宦薄也而有味乎言之尋進

上虞教諭未上而持母夫人服歸既除先生循其髮歎曰我頭顱之何謂而人且以我有味乎薄官也遂絶口不復挂仕進葢未幾而先生年七十矣其步履矍然其頰贜皙而豐肥見者以為五十且未六十人也顧先生少而能以施予奉客葢秋官公德晩節時杜門門鮮候刺秋官公為宏厦奥房茂林曲池以居先生弗居居茅茨廣袤不數武公遺阿錫縻絲之服先生弗服服十徵布公所常蓄古金石圖籍以觀先生弗觀觀止諸生

時書厨人薦公所食鸛葅羶瓣之味先生弗食食僅取一鮭菜於是人人乃謂先生嚮者非有味乎薄宦也其天性然也先生聞之曰不然夫豈獨天性哉老氏三寳吾師也余雖從秋官公游第游先生之日長而以愛女女先生少子其知先生最深先生丈夫子五皆美而材諸孫十餘人蘭玉茁茂當不下萬石五桂君第聞先生居恒持家秉余不佞少於先生十五年而饘粥之遺盡捐以付兒輩束身一畝宮與世事遼矣敢薦綦縞之貴

昌菹之甘而爲壽曰先生能從我游乎哉信爾百歲殊未足多也

壽觀察使觀海顧公六十序

始公之爲孤童而依太夫人也其受伯氏經而奪於生且不繼人謂兩司諫弖治不中蒸乎兩司諫者公伯父也公自奮下帷晝夜不輟而成進士其釋褐繼其父爲行人人乃相詫是必亦司諫弖治令不蒸矣而公逡巡數引郤念太夫人老而輕其身於多諱之年則不忍

且謂二父所終位也於是得稍轉尚書郎郎都官部諸繫囚當讞者咸自以為不寃郎稱平矣而又出而守饒州饒饒地也以數困重賦故匈而公袵席之稍稍稱其名亡論公潔廉自厲冰蘖所興草梳爬其弊殆盡惠利孳孳深單赤不知於黄頼川召杜二南陽孰為右然公居恒謂頼川何自數奉璽書賜金增秩召杜何自市父母稱夫取名𩦺者實必不深洽識者以公殆勝之自公之饒髙第而得副憲也人謂去九列步武耳而公一日

復念其太夫人老而乞歸養諸所以備物承志毋纖芥憾蓋太夫人以顯融終而公孝廉聲籍籍朝野間公尤不欲自見其德而部使者數上書具其事天子異之即家補廣右入賀萬壽還道遷貴州右叅政而令子太史公首自公車擢讀中秘書公乃引疾乞骸俄復遷廣西按察使而公不為動其請益力遂得予告歸公雖歸望日以重蓋薦公者無虛歲而公始欿然不自安也久則夷然忘之今年壬午公壽六十諸欲公出者

曰公必出是甚健耐飲食其出外之而聯百城寄則當為縣官拊循元元提綱挈紀飭武吏堅儲胥以毋煩宵旰内而與君相籌於細旃墄圯之上使墨者望而飭簋簋苛者望而惻疻痏躁競者望而玄黄其馬尚亦有利哉乃其中外之宗戚與所識窮乏則不然曰公幸毋出公出誰與囷廩我誰與衣褂我即小自飭而干旄之下誰與揚我究誰與白我公且强我為處可也人或以語子予嘆之曰夫言公出者非當言公毋出者亦非當公

方栖神於恬淡之境順適於無何有之鄉以與造物出王汝執以為出處而彼視以為浮雲之卷舒而曹奚擇焉然則為而計者顧世之長有公而已今夫敦璞不凋易完也澹泊寡嗜易足也順事恕施易慊也固嗇不漏易永也此四者公之所富有而曹之所忽而吾老子以為寶以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而又何疑焉公顧氏益江左之著姓曰顧梁氏以媲吾王氏而公父司諫公繇丁丑成進士公之成進士癸丑而太史公復為丁

丑吾王父司馬公縣辛卯舉於鄉吾父司馬公亦縣辛卯舉而不肖以癸卯王與顔世世為婚姻而余少於公三歳先後備朝列晚而歸共一衣帶水往來無間從子一綸於公為内戚尤邇故摭余説以侑公之觴

賀大司空陽白曾翁七袠榮封序

曾翁菴家郢中云郢故獻皇帝王時國也昔周之興文王以緝熙令德假帝而鍾其休嘉砰隱之精於賢士大夫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

楨言周之聖賢君臣交相用也而文王厚為之滋培之
槱薪棫樸其材芃芃然茂也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周之聖賢君臣之用行
而代相禪也以我獻皇帝之令德將何下文王而肅
皇帝之丕承式廓抑於武有光以故人才之生寢明寢
昌至於今凡三易世而愈盛生論作行之烈冠千古而
郢最為敦睦便章之地曾翁之生屬正德歲癸在酉蓋
獻皇帝久道之化已成其和氣上蒸與貞元合而為

翁翁甫有室則又篤翁以賢子大司空公又姑為之緩翁之達而速司空公之成欲以交觀其一時之用而翁遂後司空公而應公車辟翁之為尚書刑部郎持平無害天下翕然稱為長者翁念且老而司空公公望日益重乃慨然曰夫善飲者識幾者也勇退者晢分者也吾老倦游矣即仕不止而奈何異日以九卿下遷避三公兒也已又謂司空公太上所立與若交勉之言則吾何敢讓焉爾其駿發厥功以畢我之志於是翁甫遷除議

嶺南行省而司空公持中丞節塡撫全蜀翁遂上書以不任告得請歸里翁故工古文辭其在郎時固已為操觚翰者所指慕而至是益縱放其志意以與古之作者下上自署其齋室曰陽白陽白者謂陽春白雪亦故郢語也翁自以即寡和而通國中有數人者於念已愉快而識者不謂然曰而郢非故郢也其被獻皇帝化若南國之所謂江沱汝漢與於文王者哉而於文辭不若屈平宋玉之牢騷而治靡也温厚和平庶幾所謂國風

之周召清廟之頌若雅哉即和者不一人胡累盛也於是曾翁之辭益脩其體力益勝而司空公奏中丞績則進翁中丞奏左司馬績則進翁左司馬令而復以大司空績最天子㦲嘉之復進翁如其官而翁之春秋屆七秩其懸弧之辰與錫命之日相差次公卿搢紳若而人相與籃歸之環郢而從翁父子後者若而人相與侈張之為頌賦之類如千萬言而謂不佞某亦郢人也其先世從蜀蜀又司空公填撫地其知翁父子當最深

强而屬之叙不佞何能知唯竊窺夫獻肅之際宛然文武之隆而遐不作人以效成康之用者大而姬公伯禽召奭次而太史司寇蘓公輩所謂不顯亦世者其氣象可挹想而人可指數也今而後顧翁專精神加七著進而八十九十以俾司空公毋内顧則翁之年皆司空公之年司空公務益精白一心以左右王室進而褒翁八命以至九命則司空公之績皆翁之績而又何間焉夫君臣父子之盛成周爲烈史冊固詳之以視今未易

軒輊也獨其時有降嶽之吉甫則必有穆如之山甫為頌以揚詡其盛而不倭非其倫也姑即所聞紀其大都云爾翁毋曰之子也為能和郢者也

贈趙伯子闕　五十叙

先御史大夫之成鄉薦南都而領薦者趙伯京先生當是時先生之文天下莫不知而及其成進士更歷中外者久之而以按察僉事需次歸里先生絕不肯復出日賦詩飲酒終其天年天下以為屈而先生夷然更以為

快先生之伯子曰闕甫十餘歲即出應有司試其文爛若舒錦而貌則冠玉一時嘖嘖以為無讓潘安仁而為諸生久之輒不利於省試伯子一日忽自嘆曰舍吾好而逐時趣即得之不以適而況不必得也且夫日去我馳矣夸父之捷而逐之竟無及我又安能為鄧林槁也於是悉謝去所習制科業而業古文辭彬彬可自顯見矣復去之曰舍吾好之大而逐吾小非策也且夫身後者吾所不及知也吾安能役吾之精神以供人目無

已而又供人齒於是日喀坐一室室無它設一几一榻而已壁無它度六經外老莊圓覺維摩楞嚴而已伯子故從其父徙郡而有田在吾州可耕人謂區賦長亦易践奈何不一省視之伯子笑曰夫長五湖者何人也而乃一區長也卒棄之如㼜脫以故家益困而伯子亦不顧都布袷歲久敝則緝之不勝緝則纍纍下垂蹤躚草屨第毋令足趾出外而已脫粟不舂時摘園蔬摘拱啜之如享太牢間出步中庭小卉草間如登春臺唯意所

暢寂寥篇什韻之喉咽鏗鏗如奏金石伯子既已挫鋭匿聲毋論天下即鄉之人不能名其屈而伯子抑且陶陶然併其所謂快者而忘之迨伯子之忘其為快而人且以為木雞乎過其里以為畏壘乎而余獨聞之以為善屈者莫伯京先生若也善學先生者莫伯子若也今夫人必至於忘其快而後可以言快余既已持是説而遇伯子之子某乃戚戚語余以伯子文高而不被名有家而不肯治即窶可具中人衣食而不肯御有美男子

四而失其二意者生而見畸於造物者哉乃日靚其泯泯嘿嘿即欲伺所好慕厭斁之一端不得也自所庋諸經籍外息而手一編則繼吾子之弇州集數讀數瀕首而乙之已尋乙復讀將無稍有當乎則又謂余吾父今者五十當有賀卑醴羔帛之陳以瀆吾父必不得請以乞諸公卿貴人㕘大其辭必不得請子之言吾父所數讀瀕首而數乙復讀之言也庶幾其有合乎余謝不敏謂某而之父幾於道矣而又何所事余言且而之戚戚

而以造物畸者而父之陶陶而以造物羸者也而父閑闗余亦閑闗而父不問産余亦不問産而父敝衣蔬食余亦敝衣蔬食然余染之深猒而後離之不若而父之離於未染也今夫脩有器而受有根其根器完者未染者也其根器損者染者也駟馬高蓋其禍甚大是余危而而父安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余賤而而父貴也余方求去余之所以危者賤者而猶懼其及之是烏足以當而父雖然必欲得余言則而父壁所度者足已得

魚而忘筌則而父之室一几一榻足已凡有言皆贅也於是某强傴僂書之歸以告伯子

壽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南塘戚公六十序

往余與左司馬汪公伯玉爲石交而伯玉實進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戚公元敬於余則竿尺時往反焉葢嘉靖之癸亥也去於今二十五年矣隆慶之戊辰元敬自閩帥御追鋒而北偕伯玉訪余弇中弇中故尚稱小祇林盖三宿而後别與談兵事疊疊時婁有邊警天

子倚元敬若左右臂元敬亦慨然有犂老上庭封狼居胥意尋佩大將軍印畀南兵三萬人俾訓之薊門邊塞間懾元敬威名風塵寧戢而元敬得以其間蒞治邊備邊備蒞飭天子嘉之累進秩至三孤而是時大相實器重元敬以是得展布無所顧忌最後邊警寂然天子之顧漸怠大相坐它事以身後忤旨而元敬屈矣忌元敬者方引繩批根之而元敬廉功名特盛亡可媒孽乃移之左廣位寄亡所改而陰奪其權則又

屈元敬之在左廣嘿嘿不能有所發舒忌者猶撓之俾以故俟需次里中則又屈若伯玉之踵元敬而出出而佐治夏官也予告者十載所矣則亦屈余亦踵伯玉而出出而至撫郎御史中丞以不稱歸里無所言屈也伯玉年六十元敬自左廣屬余一文為稱觴之侑天下方推伯玉不朽於立言伯玉尚厭薄之精心於太上所謂何敢澹辭以功名進其明年余次六十方抱蓼莪之隱謝客客無以祝來者而元敬還自左廣乃走揜中乞伯

玉著所謂滄州三會記奉而贈余其辭皆冥契玄著瀟洒物外語也余喜甚要元敬宿吾舟復得三日與之談亦多冥契玄著瀟洒物外語而察其際不能無露壯心葢又二年而元敬亦已六十矣薊門之人推元敬之訓士若李臨淮課屯田若趙營平築垣壘若𡵓内史雅歌投壺若祭征虜以為前後無兩而有識之士則謂天下名為治平而中實魚餒即緩急非元敬孰可當艱鉅者故力薦之朝而卒無以勤天子之顧而塞忌者口

元敬益又屈矣噫將無觸其所謂壯心而有不釋然乎抑歸於所謂冥契玄著瀟洒物外者乎是道也蒙莊子能言之而獨郭汾陽能知之夫判二君子者若涇渭若夷戎而爲此說者何君臣義也無所逃於天地間此蒙莊子言也以汾陽之所知者僅是乎朝而棄之夕而用之即出朝而用之夕而棄之即歸用而棄棄而用而我何與也投散地而無觖中委重寄而無德色出入萬死而不懾愧窮極奢侈而無快志此其得於冥契玄著瀟

洒物外者當何如也卒之位上公爵真王享上壽多賢子婿保有令名垂之八極此數者蒙莊子托而等之於殤賤愚不肖而其中未必爾也吾從子公藝謂余於元敬誼當有所酬因序而寓之元敬業首肯則當更質之伯玉筮之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夫飲食宴樂若非所以為訓養其身以有待也是故曰需若余則所謂枯木朽株人也而謬見收以留省之兵事夫余能知汾陽不能為汾陽能為汾陽者元敬與伯玉也余

且從吾蒙莊子曳尾耳

弇州續稿卷三十八